

鐵欄裏的春天

周 槃 著

新 詩 月 報 社 出 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鐵欄裏的春天（散文集）

周榮著



星海文叢之二

1966

鐵欄裏的春天
(散文集)

作者：周 榮

出版：新詩月報社

10-A, Commonwealth
Crescent, Singapore, 3.

發行：英華圖書公司

158, Cross Street,
Singapore, 1.
Tel: 73858

印刷：文化印務公司

12-14, Hoy Fatt Road,
Singapore, 3.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鐵欄裏的春天	1
網霞	4
樂聲燈影之夜	7
錯過	10
送別	13
夢的挑破者	16
台上台下	19
同情心	22
世界	25

生命的裝束	28
責罰	31
快樂的數量	34
隔世	37
爆竹	40
枯瘦肌膚上的一條龍	42
注定與偶然	44
眼睛	48
從夢想到事實	51
哀愁襲來的時候	54
無視	57
靈與肉	60

傑作

63

我只願有一間小屋

66

新

69

寄托

72

回顧

75

星夜的奇思

78

神思篇

81

一片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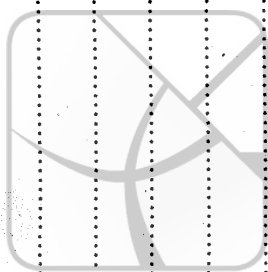
84

迎春花

86

午讀

89



鐵欄裏的春天

這是一張攝影傑作，能叫不懂攝影藝術的觀賞者也喜歡它，爲它所吸引，被它所感動。

畫面的大部份是一道鐵欄，看來堅固而細密，構成了很有規則的圖案。而在鐵欄的裏面，一叢盛開着的，雛菊也似的花兒，却昂然矗立着，充滿了無限的情意，而且將花朵散佈在鐵欄的隙縫之間。這張攝影的名字，叫做「鐵欄裏的春天」。

我凝視了它良久，我愛它，愛它富有詩意，能牽引我的遐思。

當春的女神，搖着她的銀鈴，從遙遠的天國姍姍來到的時候，雪花片片被送走了，凍結了的冰河開始流動起來。那枯禿的樹木，又重新露出了新芽，大地上每一方寸的泥土，都讓各種各樣的小草塗綠了。

春來了，在春已經降臨的世界上，沒有一塊地方不是春的足步曾經踏過的。鐵欄外面有春天，那兒的春天也許十分美麗和熱鬧，十分可愛，但是鐵欄的裏面也一樣有春天，這兒的春天也並不太遜色；在這兒，陽光依然照得起勁，依然溫暖而明媚。雨水和空氣依然灑落着，流蕩着，因為鐵欄是鎖不住這些的，再堅固再細密的鐵欄，仍然阻擋不了春天的拜訪。

我於是想：我們的心兒就是花，而外界的一切環境就是一道鐵欄。外界的環境會是萬二分的惡劣，正如樹木曾經落盡了枯黃的葉子，曾經在秋風秋雨中瑟瑟地抖着，而白色的冬天，在它們的軀幹與枝條上覆上沈重的冰霜，凍結住了它們暖洋洋的夢幻與癡想，然而春天終究會來的，而且當造物主將生命賜予一顆種子，一朵花，一個分裂細胞的時候，他已經這樣默許了它們：不管它們在什麼地方，在曠野上也好，在園圃裏也好，在僅有一撮沙土的牆頭屋角也好，只要春天一到，它們就會蘇甦過來，然後茁壯，吐蕾和開花，在春風中搖擺它們的腰肢，而且盡情地歡笑。而心兒呢？心兒也是到處可

以開放，到處有它的春天的，甚至在春天還未到來的時候，心兒也可以自己去塑造！
對於春天，我只愛她，對於鐵欄裏的春天，我除了愛她之外，同時充滿了敬意。



網 霞

藍色的海水將我緊緊地擁住了，我只感到它的如冰的涼快，如脂的油滑，如絮的柔軟。我伸手去撫摸它，而其實是我爲它所撫摸了。

我的面前是一張撒開着的小網，隨着我的脚步徐徐地移動着。我的肩膀和掌心，可以明顯地覺察到推擁着的水波的阻力。水底的爛泥將我的兩足吮吸着，使我必須用力拔上來，才能繼續跨前一步。當我再次踏下去的時候，我又必須用腳尖輕輕地去試探，看看爛泥裏是不是有足以割破我的皮膚的瓦礫或者貝殼一類的東西，因爲我是赤着腳的。

海水是那樣的鹹，沿着我的頭髮的末端流進我的嘴裏來。我的眼睛雖然由於潮濕而不十分清明，可是我仍舊能够看見成羣的小魚像比賽跳高的健兒一般地從水面躍出，在半空中劃了一個短短的弧形，然後又鑽進水裏去。牠們那鮮艷欲流的金鱗會使我目眩。

偶爾，一隻隻的蝦兒被驚動了，亡命地跳躍着，有些就跳到我的身上來，緊貼着我的臉頰，我的下巴，只要我伸出舌頭，便可以將牠捲到口裏去。牠的味兒是甜美的，雖然牠是那樣的活生生。

遠處的水面隱隱地皺了起來，像被微風扇過了一樣，那是魚羣列隊在悠游着。如果我們能靜靜地潛行，不泛起一個水花，而又能急急地將網兒挺起，我們準會有滿意的收穫。但是，我們的脚步是那樣的慢。我們使水花撲通撲通地響。更加上魚兒又那麼機警，那麼靈捷，於是，每次當我們瞥見剛離水面的水淋淋的網兒的時候，我們都相顧苦笑了。

此刻是黃昏，本來是蔚藍而明朗的天，轉眼間已漸漸暗淡下來。但是在西邊一帶，却反而顯得格外的燦爛。它是各種各樣的顏色所混淆而成的雲團。在這些繽紛的色彩中，金色佔得最多，其次就是紅色了。而那光芒四射的金色，會教人禁不住猜想到它原是由烈燄般的紅色所提煉出來的。面對着這樣一番景象，我覺得美麗二字，再也不是適

當的形容詞了。它應該是神奇、輝煌、壯偉等等讚嘆的結合。

「看呀，好一片晚霞，可以寫一首詩了。」說這話的人以為大自然既使不是唯一的、也應該是最好的寫詩資料。

但是沒有人寫詩，因為很快的，誰都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海、魚和網上面。

忽然間，我看見了有趣的東西了，原來在我跟前的一片水波上，竟然照映出像西天那樣的多彩的晚霞來，而且在海水的波動下，顯得分外的好看。每次當我們收了網，又捉不到半條魚蝦的時候，我總下意識地告訴自己說：我們倒是撈獲了一網的彩霞了。

沒有一個人寫詩，但我却暗暗覺得，這就是一首很有情趣的小詩！

樂聲燈影之夜

這是一個平凡的夜，但這個夜似乎不在喧鬧的城市中，也不在荒涼的郊外，這個夜應該是屬於另一個國度另一個地域的。

靜倒是非常的靜，因為這個夜是孤立的，除了它本身之外，四圍好像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

蟲鳴是聽不見的，這絕不是一個可以聽得見蟲鳴的地方。

然而這個地方的某一部份，却和一片遼闊的海水連接着。這時候海已睡了，平波萬頃，伸延到黑黝黝的，望不見盡頭的遠處。

海已睡了，而哄着它的，撫摸着它的，是淡淡的月光。原來月亮早已昇上來了，它那弧形的輪廓在高空顯得格外的分明。當水波微微地盪漾着的時候，月光也隨着閃爍

起來。那最輝煌奪目的一堆，不是黃金，是月亮自己破碎的影子。

人都在叢樹的包圍中。這些樹，近的可以接觸到它的軀幹，遠的便是一片模糊了。但是依藉微弱的光暈，仍舊能夠從它們葉子的形狀分辨出來，它們如果不是松樹或杉樹，也該是這一科的植物中的一種。

光暈來自樹叢間，來自各個隱蔽的幽暗的角落。它們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有各種各樣的顏色。它們雖然那麼的好看，但却是膽怯地流動着，好像怕被人家一眼就看出它們的真面目來似的。

沒有使人顫抖的寒風，只是偶爾有點涼意，在靜坐得久了的時候。

從一個小小的殿台上傳來的輕鬆音樂是極少停息的，有時在同音繚繞的樂器的協奏聲中，還夾雜着一個女歌手的低唱。她的嗓子清晰而富有感情，而且節拍緩慢得有如一首催眠曲，要把人們帶入甜蜜安祥的睡鄉中。同時，每當樂聲飄起之後，便有許多成雙的人影，移步到殿台前前一處用水門汀鋪成的，平滑的場地上去，然後跟隨樂曲的旋律

迴轉飛躍起來。

現在正奏着的是一首華爾滋，叫做幽靜的礁湖，在這樣的幽靜的夜裏，聽起來覺得更加的幽靜。

但這兒沒有礁湖，這兒只有一片深沉而無涯的海，而海已睡了，聽不見拍岸的濤聲。

白衣的侍者托着攬滿了美酒的木盤在每一張桌子之間穿行着。空氣中時時發出清脆的玻璃器皿互相碰擊的響聲，響聲中又溶入喁喁的人語。

這是一個平凡的夜，但是迷茫，神秘而美麗。

錯 過

我們相約在曙光未現的清晨，登臨去看日出。我們固然起得早，但是才披衣著屐，驟然間天色轉濃，雲霧氤氳，寒風起處，雨聲在耳，於是，我們只得挑亮了燈，唏噓對坐着，我們錯過了一瞻霞彩繽紛、金光眩目的奇景的佳趣了。

我們相約在秋風如扇的夜半，到庭院深處，樓台高處去賞月。我們料想着月華將是何等的皎潔，河漢將是何等的清空，草蟲啼唱，池荷送香。於是我們略備三數時果，一壺淡茶，以佐長談。如果酒興勃發，那麼一杯在手，相勸淺斟，其中滋味，當是難以言說的。那知片刻的烘雲托月之後，雲朵又淒淒然瀾漫了月環的周身，以致萬里長空，渾然一色，五步之內，不辨人影。雖然可以暫時點亮燈來，驅逐黑暗，召回光明，但是情調已不同了。於是，我們錯過了在秋月方圓的夜裏觀賞嫦娥美麗倩影的機會了。

有二條路，通向我臥龍崗上的草廬。我吩咐過童子焚香養鶴之後，便揮袖採藥去了。但是你却身騎瘦驢，從另一條路姍姍而來。雖然守門的童子再三地告訴我總在此山中，但是白雲悠悠，青山疊疊，你又怎麼知道我身在何處？你只好悵然歸去。而我原也渴望跟你見一面的，但我們終於互相錯過了。

寒山寺的鐘聲響徹，我手攬貝葉，腳著芒鞋，千里迢迢地到來訪你，想與你同坐蒲團，論經一夕，但是你却輕揚片帆，悄然遠去，雲遊於地北天南的名山古剎了。我身倚蒼松，佇立岸邊，心想千呼萬喚，去招回那漂浮於碧海金波中一葉芥舟，然而，你豈是聽得見的呢？我們畢竟是互相錯過了。

以前，我們錯過了無數次了，現在，我們也常常錯過着，將來，我們也難免會繼續地錯過下去，一直到我們老死。

而隨着錯過而來的，將會是什麼呢？也許我們絲毫不以為意，也許我們會有片刻的不快，也許我們將遺憾終生，悔恨終生。

遺憾終生，悔恨終生，那是我們自己的事，因為我們怎麼曉得那高踞天庭的萬能上帝，在冥冥中也有它的一番安排？



送 別

我們可萬萬不要這樣想，以爲我們每一次站立在十里長亭的附近，攀折垂條的時候，或者在槩聲款乃的河邊，執手相看的時候，我們都是在送別一個我們最親愛最知己的人，因爲事實上往往并不是這樣。

當然啦，這樣的情形也不是絕對不會發生，而且可能已經發生過許多回。我們中間的某一些人，可能都親身經歷過柔語叮嚀，淚珠濡綃的滋味，可是多半的時候，對於一個遠離我們而去的人，我們往往很難激起深厚的感情。我們縱使會由於某種緣故，匆匆地趕到火車站，趕到飛機場，趕到碼頭上，去跟那個就要走了的人握手，吩咐他旅途珍重，祝賀他一路平安，甚至有時候，我們還會跟他擁抱接吻，顯得十分親熱，但是，很快的，車輪滾動了，飛機起飛了，汽笛響了，接着，要走的人也走了。他走了，我們

照樣熱烈地揮手，或者搖動白手巾，直到大家彼此都看不見了。然而，當他走了之後，就在他剛剛走了之後，我們馬上就什麼也不想，我們唯一感到的，只是在這一天裏，已經做完了一樁必須做的事情而已。

又有些時候呢？我們也會去跟一個我們所不喜歡甚至有點討厭的人道別。我們這麼做，當然是虛偽的，敷衍的，但是虛偽與敷衍的事情也不是絕對的可惡。試問我們一天中所發出的無數笑聲豈曾都是衷心的流露？只要大家都心平氣和，也未始不是高高興興的另一種類型。

好了，現在就假設這個使我們有點憎恨的人是要趁輪船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去的。當他要走的那天，我們都擁到碼頭去看他。我們跟他一起拍了一張留作紀念的像片，然後大家一起在餐室裏喝茶談天。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一會兒，開船的訊號響了，我們這些送行的客人們便都紛紛離開了甲板，回到海岸上。當最後一次握手過了，船身與我們的距離便慢慢地加大。在我們中間，現在只剩下一道翻滾着的綠水，那樣深，那樣

遠。原來是清楚的明朗的，忽然都變得模糊起來。

這時候，我們竟然有了這樣一種感覺：我們對於那艘輪船，對於船上的那個人，不知怎樣的產生了一份淡淡的留戀之意，而這份留戀之意，原先是並不存在的。我們也許想到這樣一張臉孔，可能從此就不再見到了，因為千山萬水，世界也還是大的呀！如果我們都不再見面了，那麼，討厭與憎恨，也將變成沒有意義。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人的情感的變化，也是這樣的神秘不可捉摸！

我們終於高舉着發酸了的手臂，揮動着，而臉上只充滿了微笑。

夢的挑破者

一個夢像一張網，編織得好好的，美麗而且細密。但它也像一切蜘蛛所編織成的網一般的脆弱，經不起雨打，挨不住風吹。而你呢？你是一個夢的挑破者。

你說：「我也做過夢，我的夢比你的還要美麗十倍；它有童話家所想像不到的有趣與溫馨，有小說家所忽略了的偉大與神奇。我奢望着飛昇到天空中，攬月入懷，又手摘寒星，將它們投入我的珠寶箱裏。我奢望着潛沈到羽淵的最深處，與酣睡了千秋萬古的蛟龍共眠。我的鼾聲將化爲一個個五彩的水泡，在如帶的綠藻間穿游。但是夢畢竟是夢，夢總有一天要醒的。你現在也是在一個這樣的夢中，這是我所看得見的，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苦苦去做它？何不在它沒有做完的時候，及早醒轉過來，以省却夢境殞滅後的悲慟？」

你以為你是先知，你這麼說，是在提高對方的警惕，把對方從風號濤翻的苦海中拯救出來。陽光的普照大地，甘霖的布施萬物，原也不過如此。

但是，你錯了，因為你忘了，你的夢與我的夢雖然同樣都是夢，然而你畢竟是你，而我畢竟是我，我們兩個人在夢中的遭遇不只不會完全一樣，而且我們對於夢的處理方法和態度也會各不相同的，更何況你的夢已經做過了，你已經付出你的青春歲月，作為你做夢的代價了，而我還年青，我那富有的充盈的時間，會任由我無視於一切現實界的醜惡與殘酷，老成持重者金玉良言，而面不改色地站在魔術師的舞台上玩火吞劍，或者將自己反鎖在馬戲團的馴獅籠裏，摔掉了椅子和皮鞭，然後把頭探入這猛獸的咽喉中，以博取愛好刺激的觀眾們在肉跳心驚後爆開來的一陣掌聲。

是的，也許火會燒毀了我，劍會刺穿了我的胃壁，獅子在獸性勃發的時候，也許會關閉了牠那以利牙排列成的門，將我的頭顱永遠困在牠的大口中。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意外，而意外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啊！

於是，我仍然做夢，我的夢仍然美麗，因為我還掌握有相當數量的時間，我還年輕。至於你，夢的挑破者啊，對於你善意的指示與規勸，我只能心領謝謝了。



台上台下

我們在台下，因為我們都是一名觀眾，而台上站立着的，是我們萬眼所鍾的演員。

這個演員不在演戲，他是在表演一幕驚人的絕技。他口裏銜着一把短刀，短刀的末端又豎立着一把長劍，刀尖與劍尾，就是它們之間唯一的接觸點。而在長劍的上面，却頂着四個盛滿了水的杯子。

現在，他就負荷着這些東西，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一張梯子上去。他仰着頭，他彎曲了身子，他集中了他所有的精神與心力，凝視着劍尾和刀尖。在這一剎那間，他也許忘了，他也許正惦念着，他那位在這種情況下死去的父親。

不需要什麼特殊的原因，不需要等到他的腳踏錯了一級梯子，不需要等到他的牙齒由於過份緊張而顫抖，只要一萬次留意裏的一次不小心，長劍就會滑落下來，然後端端

正正地插進他的心窩，又從他的背後穿出來，在他還來不及驚叫一聲的時候，倒臥下去，死了，像他的父親的死那樣地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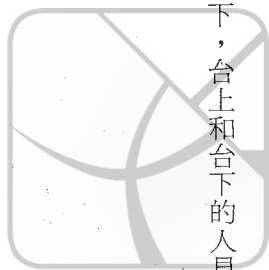
他死了，然而他在台上，我們在台下。他那不會喊出來的一個聲音，將經由我們的口被喊了出來，當我們因為目睹他的慘死而極端驚愕的時候。

我們台下的人，於是有的會這樣想：這是爲了生活嗎？如果爲了生活，那麼，什麼工作不可以做，何必一天到晚出生入死，環圍在朝不保夕的呼吸中，何必拿自己的生命當作開玩笑的對象？

不過台下的人是永遠不能了解台上的人的：他固然也需要靠這種驚險表演的入息來維持他的生活，固然以這種驚險的表演作爲他的工作，但是，台下的人千萬別小覷了他的工作，因爲在他的心目中，這種工作是偉大和艱巨的，這種工作同時也就是他藝術的創造，藝術的結晶，這和小說家的創作一部輝煌的巨著，畫家的繪製一幅舉世矚目的圖畫一樣，只是表現形式的各異，至於它們之間的偉大程度，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哲學家

可以廢寢忘餐，躲藏在斗室裏思索着一個哲學問題，他也可以絞盡腦汁，設計出一個最緊張，最刺激，最駭人，最容易使台下的人心驚肉跳的技術與節目來。他曉得台下的人雖不至於那麼殘酷，願意看見他死去，願意看見他刀尖飛濺的熱血，但是台下的我們的快感，就完全建築在他和死神嬉戲的場面上。他與死神的手握得越緊，我們就越感到滿足。

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底下，台上和台下的人見面了！



同情心

英國大哲人羅素在一篇文章裏曾提起一件事：他的一位名叫哈代的朋友，是一位純數學家，有一次，這位數學家竟然這樣告訴羅素說：如果他能發現一個證明，證明羅素將於五分鐘內死去，他自然會爲羅素的死感到悲傷，但這份悲傷之情却很足以被那證明時所得的快樂所抵銷。

哈代這一番話雖然很容易使一個注重友情的常人傷心，或者因爲一時的失望與憤怒，而竟至於與說這話的人絕交，以爲說這話的人不够朋友。但是平心而論，哈代倒是說了實話了。他所說的，都是他心裏所感到或者可能感到的，所以儘管聽起來多麼的不順耳，多麼殘酷，然而修養到家的羅素，却能够泰然地接受它，并且對他所說的話表示同情。

希臘行吟詩人荷馬在他的史詩中曾有一處寫到有一些水手們在海上遇了難，喪失了許多同伴。但他們中間却有一部份僥倖死裏逃生，來到了岸上。這時候，這些生還者一方面爲同伴的死感到萬分的悲傷，一方面因爲多時不會進食，所以也非常飢餓。於是，他們開始進食。吃飽之後，再想到那些不幸的死者，他們終於哭泣起來。

曾經有人批評這段詩句，說它們是最寫實最真的文學；因爲作者不是先寫水手哭泣然後才進食，而是寫他們進食後才哭泣的。作者探悉在感情的程序上，一個常人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縱使他們內心確有難言之痛，他也不會流淚的。這並非說明他的悲傷不夠深沈，而只是由於他是人，是高級的動物，雖然在情感上他是崇高的，神聖的，真摯的，熾熱的，但是終究無法不受肉體方面的需要所鉗制，以致使他的超脫與瀟灑的氣質有時候難免會受到懷疑。

我們願意也希望我們的同情能像太陽光一樣佈施予萬物而無所偏私，像大海裏的水，包容着一切的龜鱉魚蝦而無所取捨。我們願意也希望我們能不分彼此，在別人歡笑

的時候歡笑，在別人悲傷的時候悲傷，但是實際上，我們并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另外一些外界或者我們內心驟然產生的情緒，會隨時滲雜入這份聖潔無瑕的純真的情感裏來，使原來的這份情感再也保持不住了。

記得當一位我最親近的長輩逝世的那天，我號啕慟哭，哀毀到了極點，但是那時候，忽然聽見有人說了句滑稽的話，竟使我破涕爲笑。之後，我內疚不已，而且也感到片刻的惶惑：我怎會如此？我怎會如此？

現在，我覺得當時的我原也可以原諒的，只由於我是一個人！……

世界

我們永遠也不能自信：我們對整個世界知道很多，因為世界到底是神奇不可捉摸、是深不可測的。我們永遠都將用驚異的眼睛去看世界，因為世界常常會不聲不響地來到我們面前，身著一套我們完全陌生的服裝，神秘地微笑着，逼使我們不得不問一聲：「你是誰？」

曾經有一位敏感的詩人這樣寫道：「一粒沙中可以看出一個世界。」沙是如此之小，世界是如此之大，一粒沙中怎麼可以看出一個世界呢？這是詩人的誇張，是荒謬的謊言！然而，至高無上的智者是能觀滴水而知道滄海的，這又當作何解釋？

其實，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是能够從微細的事物上推測出不曾目睹的巨大的事物的，可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却并不是靠推斷，我們絕不能靠推斷而了解與熟悉整個

偉大的世界，因為世界不是一個混然的整體，它是無數個大小不一的空間，分散在無數段長短不一的時間中。

所以，蟲魚有蟲魚的世界，禽獸有禽獸的世界，花草樹木有花草樹木的世界，而我們這些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呢？也有我們個別的專為自己而設的世界。我們雖聽見寒蟬噪晚，病翼驚秋，我們不在蟬的世界中；我們雖在身臨池淵的時候，心隨游魚，與它們共樂，但是我們不在魚的世界中；我們雖看見白鴿在藍天裏飛翔，聽見獅吼虎嘯，馬嘶猿啼，我們不在白鴿、獅、虎、馬、猿的世界中；我們偶爾在風前雨後，看見桃花含笑，海棠啜泣，看見枯葉的燒燐，綠草的欣欣向榮，看見蒼松摩天，垂楊拂水，但是我們不在桃花、海棠、枯葉、綠草、蒼松、垂楊的世界中；就連我們人類自己，我們每一羣人或每一個人的世界也是個別的；這一羣人有這一羣人的世界，那一羣人有那一羣人的世界，甚至這一個人和那一個人的世界也會完全不同。因為在某一段時間中，這一羣人或這一個人也許生活在一片陽光燦爛泥土肥沃的物質與精神的大地上，而另一羣人或

另一個人所生活着的物質與精神的土地上，却暗淡幽晦，到處是淒風苦雨，而且荒蕪得寸草不生！

然而，我們確是願意與希望：我們能與蟲魚鳥獸，花草樹木生活在同樣一個世界裏，與我們同類中的其他一些人生活在同樣一個世界裏的。我們要使蝴蝶飛到我們頭上來，鳥兒棲息在我們的指端和兩肩，一切的花兒草兒，與我們交換着彼此的呼吸，使那些與我們陌生而猜忌着我們的其他人類，與我們擁抱和握手，互訴衷曲。

是的，我們願意與希望只有一個世界；而世界上能使我們達到這個目的的力量，只有一種，那就是愛！

讓我們相愛罷，我的魚兒和鳥兒，草兒和花兒，我的同類！

生命的裝束

我們的不能完全了解世界，也正如我們的不能完全了解生命一樣，而我們的所以不了解它，只由於它常常的改變自己的裝束、狀貌，常常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它時而鮮艷明潔，如一叢怒放的花，時而熾熱嫣紅，如一爐旺盛的火，時而陰暗晦澀，如黃昏後來襲的陣陣苦雨淒風。

依照我們人類的習慣，對於一個生命的長短，我們是以歲月的多少去衡量它的，歲月多的生命我們就認為那是一個長的生命，反之就是一個短的生命。然而生命的長短又豈能以歲月的多寡為準繩呢？因為生命有所謂豐富和貧瘠的不同，一個豐富的生命，縱使它佔據極有限的歲月，它還算得上是一個長的生命，否則，縱使它所佔有的歲月是有限的，它也只能被視為一個短的生命了。有些生命，在它還能夠活動的那一段時間中，

它其實只是像一隻還未被驅入屠場的畜生一樣，它是暫時的生存着，而并不是生活着。只生存着而不生活着的生命是很多很多的，對於這些生命，雖然他們能够活得非常的久，我們又有什麼理由稱它們爲長的生命？畫家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生前時常告訴人家說：他喜歡一個短暫而充實的生命，結果他三十六歲那年就患肺病死了。他的生命的確是短暫的，但因爲它充實，它豐富，它多采多姿，所以它也是長久的；而且只有這樣的生命，才能超脫歲月的束縛和駕御，而歸於無可限量，歸於不朽。不朽的生命，是我們每個人所企求的！

我們又這樣公認：一個能够滋長，能够繁殖，能够從事生理活動的東西，就是一個有生物；所以一隻飛鳥是有生命的，一條游魚是有生命的，一盆花一株草是有生命的，一個人是有生命的。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生命的主宰者將無數的生命賦予他們，使它們具備了作爲一個生命的特徵的活動能力，讓他們穿戴上各式各樣的衣衫與首飾出現。是的，一隻飛鳥是一個生命，一條游魚是一個生命，一盆花草是一個生命，一個人也是一

個生命，然而那些遠在天邊的運轉移行了千秋萬載的星辰，那不可逼視，宏偉壯觀，美麗如夢的河漢，又將是什麼呢？難道我們就不能把它們當作是有生命的東西嗎？尤其是太陽，我們看見它的升起，它的降落；尤其是月亮，我們看見它的陰晴圓缺；尤其是星星，我們看見它們微笑的、眨動的秀眼，我們敢說，它們是沒有生命的嗎？而那些微小的，那遼闊的荒漠上一粒粒的沙塵，那溪流中一滴滴的水點，在風來的時候，有的漫天飛舞着，有的潺潺地川行，快樂或痛苦地唱着歌，我們敢說：它們是沒有生命的嗎？

生命有它截然不同的裝束，截然不同的姿態和狀貌，它要我們遠遠地佇立着，觀賞着它，而只感到驚奇。……

責 罰

我們真像爲了執行責罰的任務才到世間來似的，不然的話，我們爲什麼時時刻刻都在用言語和行動，來責罰一切我們認爲應當責罰的人和事物呢？

我們又像對什麼都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我們都能一件一件地指點出來。對於那些對的，我們便獎勵它們，對於那些錯的，我們便責罰它們。我們這樣想，也這樣說：我們是絕對不苟且，不糊塗，不隨便顛倒是非的。

當我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就時常責罰我們的玩具。我們會找出許多很好的理由，來證明它們是應該接受我們的責罰的。對於一個泥娃娃來說，我們會因爲她斷了一隻手，或者穿的衣服又破又髒，而責罰她；叫她在我們做着很有趣的遊戲的時候，獨個兒冷清清地，留在陰森森的抽屜裏。如果碰到我們遊戲的隊伍中缺少了一個角色，那

麼，她雖然被僥倖地抬了出來，但爲了要施予她一些責罰，我們會毫不猶疑地分派給她一個十分不光榮的身份，譬如乞丐，強盜和妖怪等。我們這麼做時，我們中誰都相信自已心中是活着一個真理的。

我們又時常責罰那些不幸落在我們掌握中的小昆蟲和小動物。我們也會找出許多很好的理由，來證明牠們是應該接受我們的責罰的。對於一隻蜻蜓來說，我們會因爲親眼看見牠吞嚥了一隻幼蟲，而責罰牠；活生生地撕下牠兩片透明的翅膀，讓牠在風中抖索。對於一隻蛤蟆來說，我們會因爲覺得牠的叫聲討厭，而責罰牠；我們會在地上挖個洞，將牠埋在裏面，然後壓上泥土，又用雙腳去踩平。對於一隻螳螂來說，我們會因爲牠的大刀割破了我們的手指，而責罰牠；我們會用一根媽媽縫衣的細線，套在牠的頸項上，然後把牠吊死在花園裏的石榴樹叢中。我們這樣做，原算不得是殘忍，因爲我們自信；我們是有報復的決心和打抱不平的勇氣的。

慢慢地，我們長大了。但我們仍然沒有放棄一切我們做得到的責罰，好像造物主在

遣使我們到人世間來的時候，曾經鄭重地付托給我們這項使命。我們有可以握棍子的手，有可以揮舞的巴掌。我們會在我們認為適當與需要的時刻使用它們。我們有乖巧的嘴巴，能够諷刺，能够揶揄，能够漫罵，更能够把我們的話語，化成一把看不見刀鋒的利刃，剖開那個聽我們說話者的心，而將它剝得粉碎。對於一些幼小者和弱者，我們也能够使他們在莫名其妙之下，付出一串眼淚和哭聲。我們甚至會要求上帝，容許我們用石頭去投擲那個我們心目中的罪人！

但是如今，我們每每會這樣自問：假如是我錯了呢？又假如我們原必須把一切罪咎，包括我們自己的在內，追溯到所謂原始細胞（Primary Cell）或者初級氣體（Elementorg Gases）上去呢？或者，正如那個阿法利斯（Orphalese）城中的先知亞墨斯達法（Almustafa）所說：「你們又將怎樣責罰那悔心已經大於過失的人？」，當我們確已看見過失的時候呢？

就讓我們慎重行事吧！如果我們實在為執行責罰的任務才到世間來。

快樂的數量

先讓我們這樣假設：造物主遣送我們到世界上來，是要讓我們嘗一嘗快樂的滋味的，正如他在天國裏所嘗到的一樣。至於那可能發生的悲哀，却只是我們在不慎的時候偶然墜落了陷阱。

又讓我們這樣假設：快樂也像其他一切有表像的可見的物體一樣，有某一個固定的數量。當我們把心靈的儲藏室完全打開的時候，我們便能將它如數裝進裏面去。

我們在一個花瓶中插上某個數目的玫瑰之後，便不能再加添，因為一加添，瓶子便容納不下了。但是也不能減少，因為一減少，便不成爲一瓶花了。快樂也是這樣，它是不能增減的。我們在一個玻璃杯裏斟滿了某一個重量的葡萄酒之後，便不能再加添，因爲一加添，杯子便容納不下了。但是也不能減少，因爲一減少，便不成爲一杯酒了。快

樂也是這樣，它也是不能增減的。

造物主雖然遣送我們到來享受快樂的滋味，却不曾告訴我們快樂藏匿的地方，也不會教導我們獲得快樂的方法，所以，當我們一降臨到這個奇異的世界上的時候，我們便只好自己去尋求快樂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本能地到任何一處快樂可能存在的地方去造訪它們；從地獄到天堂，從華麗的庭府到幽深的洞穴，從神靈發光的手杖尖端到魔鬼塗着鮮血的面紗上。我們中的年青和年老的，也都有他們一套自己設想出來的獲得快樂的方法。他們在別的地方也許有聰明與愚鈍之分，但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他們都像草原上朶朶的向日葵，一直把臉龐朝向陽光；他們都像溪邊棵棵的楊柳，一直讓柔條垂拂着綠水；他們也都像一羣嗅覺靈敏的小螞蟻，一聞見那兒倒斃了一隻昆蟲的屍體，便馬上列隊向前進軍了。

他們是多麼貪婪啊，因為他們從不肯放過那可能取得的一點一滴的快樂。而且當他們偶爾將它施予別人的時候，他們也多半是爲了借此去換取更大的快樂的；正如他們之

中那些富有的商人，在快樂地賺得一筆可觀的金錢之後，却又將它布施給貧窮者，從而去領受對方一份足以促成快樂的謝意。但是，他們中竟從沒有一個能夠滿足，因為他們都不曉得快樂是怎樣一種東西，它的數量是如何計算的，以至當他們的快樂已經盈溢的時候，他們中還有一些仍在進行着毫無益處的盲目追求與殘酷的爭奪，結果不但快樂不會增加，反而無意中招惹了一襲悲哀的羅網，把原有的快樂緊緊裹住了。

其實，快樂原是這個樣子的：他像一角藍色的天空，那天空中藍色的總量雖大，但是每一單位的藍色，並不淺於天空中藍色的全部；他也像一片黃色的沙漠，那沙漠裏黃色的總量雖大，但是每一單位的黃色，並不淺於沙漠裏黃色的全部。

於是，當你獲得了天空中一個單位的藍色，或者沙漠裏一個單位的黃色的時候，你便算是獲得全宇宙的快樂的整個了。

我只怕你已經獲得了它，而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

隔世

不久以前，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五十萬年後的世界。這部電影的內容儘管是荒謬無稽，不可置信的，但是其中的某些場面，却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久久不能忘懷。

就現在人類知識所及，我們曉得在物理世界中，一共有三度的空間，這三度的空間就是上下，前後和左右。但是有一個富於幻想的科學家，他却有先人之見，堅信這世界上除了原有的三度空間之外，還有一個第四度空間。這個第四度空間，雖則它是不可指示，不可名狀的，但是它却的確確存在着，而且可以絲毫不受時間的束縛與牽制。

後來這個科學家發明了一架機器，這架機器可以使人排脫了三度的空間，而進入到第四度的空間去。有一天，這個科學家終於証實了他的理論了。當他坐在這架機器中，

開動機鈕的時候，一幕一幕奇異的景象便在他的眼前出現。瞬息之間，他看見星月在天際運行着，四季也相互迭代。時而羣葩怒放，爭艷枝頭，時而落葉隨風，枯柯立雪。一切美麗的，醜惡的，都如過眼煙雲，了無踪跡。他看見年老一代的死亡，年青一代的成長。他可以回返過去，也可以預先進入未來。一向揶揄與愚弄着世人的時間，對他不但失去了威力，而且反而爲他所掌握，爲他所操縱。他也因此而隨心所欲，在時間的長河中，周遊萬古，遍歷千秋！

這是夢，是幻想，但這也是一幅動魄驚心的圖畫，一個發人深省的傳奇故事。

我還年輕，對於人生，對於世界，我知道得實在少之又少，但是就算在已經經歷過的短短的歲月中，我對那一切發生後的殘餘跡象，竟禁不住有如同隔世之感。我覺得那方才過去的，似乎原已過去很久很久了；那近在眼前的事事物物，似乎原已退得很遠很遠了。我與你也許相識過，但我却記不清我們曾經是怎樣地生活在一起。我覺得在這一段日子中，變化實在太多了，而這變化便成了我們之間的一道河，將我們分開，到最

後，我們又將相視如同陌路了。

這固將使我們嘆息悲傷，固將使我們震驚惶惑。但是稚弱的心靈，却反而因此變得更加成熟了；因為我既經歷了外界原有的冬夏，同時也經歷了內心無形的春秋！



爆 竹

……
也曾經有這麼一個時候，一手拿着一根點燃着的香，一手拿着爆竹，在大街上，在小巷裏，邊走邊放着，直到兩隻褲袋裏裝得滿滿的爆竹放完了爲止。

我現在已經不能體會與理解：當時是基於什麼原因，而會有這樣濃厚的興趣去做這樣的事情了，我不知道我所以喜歡這種玩意兒，是因爲我要看那迸發的剎那間一星耀眼的火花，要嗅那一絲含着淡淡的藥味的煙，要聽那一聲震顫耳膜的音響，抑或要得到那在爆竹未丟離手指時一種半驚半喜的爽快——我不知道，因爲時間叫我忘了這一切了。

我只記得，在經過一些年月之後，我忽然對爆竹就不再有好感，我不會在長輩們給我的壓歲錢裏拿出一部份來交給那個賣爆竹的小販，向他換取一串百響的小爆竹或者一

包聲音結實的電光炮，不會在沒有家人的吩咐或慫恿下點燃那與拜神的三牲瓜果同堆在一處的各種色樣的爆竹了。於是，我曉得我將從此與它永別，我的一度對它萬分喜好的心靈，將爲另外一些事物所代替與充塞，而現在的我，也就不再是過去的我了。

我沒有慶幸什麼，也不會悔恨什麼，總之，我是很自然的，也是不由自主的有了這樣的改變！

此刻，新年又到了，放爆竹的時候也來了，大街小巷，不但小孩子們成羣結隊地在放爆竹，連成年人也偶爾加入他們的隊伍中，重溫一回童年時的舊夢。新年過後，接着又是元宵佳節。在這兒，雖沒有提燈酒市的習俗，但是燃放爆竹的風氣却很盛。黃昏過後，月上椰梢，整個獅城都跌入驚天動地的爆竹聲中了。而且此止彼起，從沒有間斷的時候。燈光下，火光下，爆竹的碎片如落紅，如灑血，倒也粧點出一番情調與氣象來。但是我却避開了爆竹的響聲，躲在屋裏，合上了書，陷入沈思中。

是爆竹把一切都帶走了，而且遠遠的……。

枯瘦肌膚上的一條龍

巴士車在柏油路上奔馳，而我面前的一個座位上，有一個老人靜靜地坐着。他那枯癯的肌膚上刺着一條龍。

他實在是一個很老的老人，因為他的頭髮已經斑白，而且稀疏和堅硬，有如一堆攪亂了的銀色纖維。他不能舒舒服服地將他的身子倚靠在座位的靠背上，因為自他那裂開了數道皺痕的頸項以下，一團像駝峯般的東西危然地隆了起來，只剩下最高的部份得到與靠背接觸的機會。他的嘴裏含着一根香煙，——其實并不是含着，因為他的所謂嘴巴，原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洞，而那根點燃着的香煙，就插在這個小小的洞中，正像祭神的信女們將點燃着的香插在大門口板壁的隙縫裏一樣。他似乎并不曾費力地去抽吸它，而只是讓它慢慢地燒蝕着，讓淡黃色的煙浪從小洞裏鑽出來，然後隨風飄送到車座的後

頭去。再看他的兩臂罷，在那枯瘠乾癟的皮膚上，在沒有光彩的深暗的褐色中，糾合着另一種沒有光彩的深暗的青色，這青色的條紋像松樹的根節般，盤踞騰勃着。本來是紅色的地方，已經褪去了，但那形狀，那屈曲蜿蜒的神態，仍然掩蓋不了牠靈聖的雄姿。那是一條龍，一條能够吞雲吐霧，喚雨呼風，使萬頃汪洋上激起摩天水柱的蛟龍。

如果時間能往後退，如果過去的能够重演，我們將看見坐在這座位上的，是怎樣一個體強力壯的青年人啊。他也許是某一種秘密組織中的一員活躍人物，在入會之前刺上了這個標誌；也許只是一時萌起的好奇和愛美的念頭，使他願意讓紋身的匠人在他的肌膚上留下他的藝術的結晶。那時候，他也許一點也不覺得痛苦；也許他覺得痛苦，但並不讓痛苦的表情在他油潤的臉上顯示出來，當他正年青力壯，他脈管中滾着的是一股倔強而好勝的同時充滿了耐性的血！然而，這段時間畢竟是過去了，過去了三四十年或者五六十年。當記憶已經淡下去了，當鋼鐵的胳膊已經變成了乾枯的木頭，但這條龍却還活着，它活着，並且將陪伴着他，到另一個不可知的奇異的世界裏去！

注定與偶然

這一切原是注定的呢，抑或只是偶然？

就單看樹木花草的世界罷：

它是一棵松，矗立在百仞懸崖上，傲視着澗中纍纍的奇石，那麼孤高，那麼絕俗，只讓青天籠罩，只讓白雲依偎。

它是一叢修竹，生長在深山幽谷之中，與明月清風爲伴，那麼超脫，那麼瀟灑，只在細雨來時，聽自己千片萬片綠葉的清音。

它是一樹梅花，當嚴冬到來時，在雪裏飄香，偶爾三數枝柯，在素月橫斜的黃昏後，投影於淺水之中，倍添清絕。

它是靈芝仙草，藏匿在方丈瀛洲這些神秘莫測的海島上。曾有冀求長壽的古代帝

王，派遣了他英勇的臣屬，冒着千辛萬苦，去尋訪它的芳踪。

它是扶桑，根植於遙遠的天國裏，每當太陽神從暘谷昇上來的時候，必定會爬登到它的柔條上來，讓萬丈金光普照大地。

它是一盆海棠，擱置在捲簾人的窗下。一串串紅艷欲滴的繁花，從團圓的葉底探出頭來。昨夜下了一陣雨，今早它又將淚痕滿面，去仰視那初昇的旭陽了。

它是一圃黃菊，在秋風蕭瑟中，侷促東籬。那個嗜酒的詩人，幾次持壺到它的身邊，觀賞着它，盛讚着它的凌霜傲骨。

它是牡丹，是花國中的王后。在綠葉的扶持與襯托下，它顯得越發高貴而從容。當花卉畫家在尺白幅絹上抹下了胭脂鉛粉的時候，在花團錦簇中，它自然迥異羣芳，英姿艷絕。

它是水仙，是那個喜歡對鏡臨流的美少年的化身，一掬清泉，日日蕩滌着它的冰肌玉骨，要它借清水與流沙，鍛鍊出一個更飄逸的情魂。

它是團荷，田田千里。雨來了，鴛鴦以它爲蓋，游魚以它爲蓋。在驕陽底下，又看它隨風輕舞，讓朵朵綠雲，捲盡一池炎熱。

它是玫瑰，攀藤於園牆屋角。它美，它香，然而那一身利刺，又叫摘它的手遲疑了。它會有過熱烈的戰爭故事，也會在情人的襟上與窗前，於琴挑月夜，或馬嘶清晨，代替含羞的少年少女說出許多蘊藏着的話。

它是野草，遍野漫山，只要一撮泥土，一份陽光，它就能够生長，而且欣欣向榮。我們這個遼闊的大地，大半都在它的覆蓋下，變得蒼翠可愛。然而有誰肯去對它另眼看待呢？而它自己，又何曾曉得什麼是卑賤什麼是尊貴？它的夢裏，也許只有鐮刀與火舌的舞蹈！

它是苔蘚，苟全生命於潮濕的斷牆頹壁間。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給予它的細胞以分裂與茁壯的衝動，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的護持。然而它也綠，像一切綠色植物那樣地綠着。

它是轉蓬，雖然可以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在狂飈的護送中，優遊於人間天上，有着所有其他的花草樹木所不會夢想到的境遇。但是前路茫茫，它不免要感到震驚了。

它是浮萍，池塘與溪流是它的家。然而池塘雖有邊界，溪水却潺潺地無休止地奔流，而且將它帶到一個它所不敢逆料的地方去。何處將是它的歸宿呢？

它是細微如塵的海藻，浮沈於萬頃汪洋之中，聽任波浪的激盪推磨，聽任游魚將它吞入又吐出，而一無所知，正如它對自己的生命的一無所知一樣。

是的，這一切到底是注定了的呢，或者只是偶然？

眼睛

在人的五官中，我始終以爲眼睛是最特出的東西；是的，耳能聞聲，鼻能辨味，口能言語，但是都不如眼睛的靈巧。我們大概都已經忘記了，當我們還是一個躺在搖籃裏的嬰兒的時候，在第一次接觸到外界任何能够吸引我們去注意的物體的那一剎那間，我們會有怎樣的感覺。我們也許會因爲過份的驚奇而激起片刻的震顫，但是慢慢的，我們就會習慣了這一點了。我們將視它爲理所當然的事。而習慣確是非常可怕與可惡的東西，它鈍化和殘害了我們的想像力，模糊與蒙蔽了我們所有的感官，使我們不能更正確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的環境。所以，雖然現在我們每天睡醒之後，一張開眼睛，就能看見無數的東西，但我們並不會由於我們的眼睛的具有這種能力而覺得可貴，覺得有趣，這是多麼可惜啊！

只有偶然的時候，我們才會暗暗自忖：如果人類是沒有眼睛的，那麼，是否還有所謂世界這樣的東西，即使有的話，這個世界也不知是怎樣一番景象，而人類本身，一定也不能像現在這樣有輝煌的成績，偉大的作爲了。人類恐怕將如鼯鼠一般，在泥沙之中匍匐着，或者爬行於黑黝黝的隧道裏，食昆蟲，嚙草根，永遠不能理解陽光是何等的明亮，月兒是何等的皎潔，海是何等的藍，草是何等的蒼翠，花是何等的姹紫嫣紅。那時，萬一我們有了無從排遣的憂傷，我們也將失去了在美麗的大自然的懷抱中尋求慰安的機會了。

是的，我們盲目的女作家海倫·凱勒也一樣快樂地生活着，而且享受着生命在加給她以極端殘酷的懲罰之後的施捨，但是我們之中，能有幾個人像她那樣的勇敢和堅強，又同時遭逢到像她那樣的劫餘的好運呢？就算海倫自己罷，也未始不時有寂寞空虛之感。

我曾經在一本書裏看見這樣一個半殘廢了的女孩子，她的一雙寶貴的眼睛，不幸因

爲某種緣故，被包圍在贅生的肉團中，只剩下兩個極小極小的洞，容許她將瞳孔發出的微弱光芒投射到外面來。像她這樣一個人，應該算是被上帝所遺棄的了。但是就憑藉這二道微弱的光芒，使她可以在洗滌器皿時窺見肥皂的泡沫，而她居然也在這玻璃也似的五顏六色的球體上尋覓到她驚異的美，使她快樂的泉源。她那貧乏單調的生活，也因此而被充實了。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我們都希望上帝時刻跟隨在我們身邊，保護我們。除非奇蹟出現了，我們永遠都見不到他。但是依仗着一雙眼睛，我們誰也看見了他所創造的世界，世界上的萬物。看見了如此可驚可嘆可喜可愛的萬物，我們也等於看見了上帝了。

從夢想到事實

我常常這樣想：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又要忍痛刪掉幾篇美麗有趣的童話和神奇怪異的故事了。一樣的星天下，一樣的壁爐邊，一樣的軟綿綿的睡床，一樣的博學而慈祥的保姆和婆婆，但是小孩子們恐怕再也不會忘了疲倦，圓睜着眼睛，津津有味地聽着，而心裏却充滿了疑問與驚詫，因為許多原來僅是夢想的事物，此刻都已變成事實了。

希臘北部有一座名叫奧林帕斯的山，這座山非常的高，最高的地方，竟然被雲和霧所包圍所隱匿着。希臘人說，這就是天上衆神所居住的地方。神中之王叫裘匹特，神中之后叫裘諾。阿波羅是太陽、音樂和愛的男神，而台安娜却是月亮和狩獵的女神等等。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攀登到這座山上去，我們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荒謬無稽的。我們中國人說，月亮中住着一個名叫嫦娥的美麗仙女，一個長年斫着桂樹的吳剛，一隻玉兔和

一隻三足的蟾蜍。但是今天，我們就要遠征月球了，而且在未啓程以前，我們也早已知道它只不過是天體中一個普通的星宿，它的表面只是一些凹凸不平的岩石和火山口，這上面也許連低級的生物也沒有。以後，到了每一年的中秋節，我們中間那些最迷信和最沒有知識的老年人，是否還有豪興來爲月亮娘娘供奉數味菓品，一炷長壽香，一束鮮花，這就很有疑問了。

人類是越來越聰明的，所以科學也越來越發達，當我們的老祖宗在茹毛飲血，構木爲巢的時候，他們那裏會想到今天的子孫們會有如此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本領呢？今天的人類全體，不但佔據與開發了整個的地球，而且將繼續擴充勢力到其他的星球上去。人類將由陸地與海洋的征服而進展到太空的征服，人類將以這樣的行動來向萬有與萬靈的神證明他們的智慧是何等的高，他們將戰勝一切。

自從今年蘇聯的第一個太空人高加林少校乘坐一艘太空船環繞地球歸來之後，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驚喜交集，愉愉地以自己的能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裏爲榮。而且

大家不免也會這樣想：如果我們能善加保養身體，使自己在不發生意外的情況下再活個三四十年，那麼，我們將無疑的能目睹一個更神妙的世界，因為今日的科學，實在是突飛猛進的，凡是那想得到的，也都能做得到。同時每經過一個區區的五年的時間，一切又將趨向更新鮮與更變化莫測的境地發展。夢想與事實之間的距離，已經被大大地縮短了。



哀愁襲來的時候

當哀愁襲來的時候，我說：既然白天的盡頭一定有黑夜，那麼，還是讓我彳亍在黑夜裏好；既然春日的盡頭一定有冬天，那麼，還是讓我生活在冬天裏好；既然路一定有終窮的時候，那麼，我還是不要走進裏面去好；既然快樂的背後一定藏匿着痛苦，那麼，還是讓我浸淫在痛苦的池沼中好。

我不是不愛白天，不是不憎恨黑夜，因為我也是個嗜好光和熱的人，但是，我更願意把白天當作一個能實現的美麗的希望，讓它閃耀在遙遠的前方，而爲了要得到它，寒霧撲了一身，我也不覺得冷，蝙蝠的翅膀打在臉頰上，我也不覺得疼。我不是不嚮往春日，不是不畏懼冬天，因為我也是個嗜好花香和鳥語的人，但是，我更願意把春日當作一個可能實現的美麗的希望，讓它開放和啼唱在遙遠的前方，而爲了要看它和聽它，大

雪塗白了頭髮也不覺得凍，狂風刮裂了皮膚也不覺得痛苦。我不是不肯走路，不是不厭惡亂山叢林的淒迷，因為我也是個羨慕大踏步走路的人，但是，我更願意把路當作一處沒有人發掘過的寶藏，讓它在石洞和地底隱遁着，而爲了要得到它，荊棘將手足割破了，我也不覺得難受，石塊將我絆倒了，我又爬起身來。我也不是不夢想快樂，不是不詛咒痛苦，因為我也是個決心將笑聲捏成一粒粒像馬戲班中的小丑、拿着凌空傳送的小木球的人，但是，我更願意將痛苦當作一樁爲了生活，而不得不做下去的工作，讓它把我的時間的長枕擁着，而爲了要繼續做完它，血像汗般流出來，我也不覺得可惜，背像弓般彎曲下去，我也不覺得難看。

是的，我是這樣一個人，我情願像一列迷失了歸途的旅客，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中漫無目標地前行着。風沙把駱駝埋葬了，日珥却在高空發射萬丈刺眼的光炎。於是，爲了口渴得難過，我撲倒在沙地上，掙扎着用手去挖掘，向地層的深處掏取一勺滲雜着泥沙的黑水，然後喘着氣，顫抖而又貪婪地送往口中。或者像一個爲了發掘古墓，出口處被

陷塌的土石堵住了的考古學家，獨困於黑暗不見天日的小室裏，惶恐地向各處揮動鐵鏟，幸而命不該絕，在一處牆壁上敲出一個可以透進陽光的小孔來，便先把臉龐靠上前去吸取一口新鮮的空氣。要不然，就像一隻出外覓食的螞蟻，在豪飲桌上一角甜美的奶油的時候，頑皮的孩子在我的四圍用食指點上一圈泛濫的河流，於是，一千次一萬次，我還要試探那原並不會存在的缺口。

我是要活的，然而是在大洋的波丘上，不在死海的柔紋裏。

無視

一見面，我的朋友就讚賞我所住的那個地方，我所住的那間屋子，以爲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我知道他的所謂很好的環境指的是我屋前的那一塊空曠的場地，和四圍稀疏騰娜的椰林。場地上的雜草在雨天裏一片油綠，鮮嫩可喜，而且奮然勃然，充份表現出衝動的生機；椰林却像一張綠色的網，把天地縮得更小更寧靜了，彷彿一塵不染，與污濁的世界遠遠地隔離了一般。

記得當我初搬到這兒來住的時候，我確曾驚嘆於這個渺小精緻的宇宙；在月亮渾圓的夜裏，我愛端詳那傾瀉在椰葉上清朗皎潔的流光，在星眼爭媚的夜裏，我爲了與它們互相顧盼，而讓寒霧與露滴把衣衫濡濕。如果我是一個畫家，那麼，疏落的亞答屋，簡陋的獨木橋，曲曲折折的羊腸小徑，姿態萬千的雞，沿路高歌的鴨，泥塘旁邊酣睡和打

滾的豬，實在都是很好的描繪的材料。此刻我的朋友提起了這個，我猜想他絕不是出於不經心的客套的嘉許的，但是我自己却早已毫無印象，毫無知覺，我竟無視於那曾經爲我眷戀過的我的居處了！爲什麼我會這樣易於忘情於故舊呢？我不覺感到愕然！

這本是極端平常的一回事，而且許多聰明的人都會不加思索地告訴我這是當然的，必然的，因爲人就是最容易不滿現實，或者不會好好去領略現實所給予自己的無形的恩賜的動物。然而我却因而再一次從迷夢中醒轉過來，同時得到一個很好的啓示：世間至善至美的事物，原只能存在於衆生的滿足中啊！當我們滿足於我們的手的時候，它就變成了萬能的巨靈之掌了；當我們滿足於自然界有意無意的布施的時候，我們周圍的明月清風，一花一草，一水一石，便是精神上最大的享受了。相反的，當我們不滿足於一切的時候，縱使驅珠完璧，又何曾增添我們肉體上的半分美艷，珍饈玉食，又何曾贏得貪婪的口腹的青睞與歡心。我們常常無視於那屬於我們的任何東西，而將它們摒棄了，然後又費盡心思，去渴望和追求那遠離我們的其他的東西。我們羨慕、忌妬，以至於招來

了無謂的苦惱。我們真是何等不智，何等愚蠢啊！

知足常樂，當歡樂已經默然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為什麼反而視若無睹呢？



靈 與 肉

生命是怎樣產生的呢？我不知道，然而我可以確信：它的構成絕對少不了兩樣東西，那便是靈魂與肉體。

靈魂與肉體，究竟那一樣為主？那一樣為賓？那一樣先發生？那一樣後發生？我不知道，然而我可以確信：靈與肉之間，是同樣有它的重要性的；因為沒有了靈魂，肉體便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沒有了肉體，靈魂也無從表現和發揮它的效能。它們是絕然不同的，但是它們却有着萬分精巧與密切的聯繫，以致難於遽然劃分開來。

總之，花草樹木是這樣，禽獸蟲魚是這樣，出類拔萃的人類也是這樣。當靈與肉實行攜手的時候，生命便出現了，生命便如春陽下溶化的冰山，散成了千道萬道激湍和飛泉，滾滾擁到了！生命帶來了聲音，帶來了顏色，帶來了動止，帶來了香臭。在廣闊肥

沃的原野上，綠草默默地萌發着，它是生命的表徵。鮮花盈盈地盛開着，它也是生命的表徵。它們有各式各樣的衣裳，各式各樣的容貌與姿態。它們彼此互相炫耀，互相鬥勝，爭奇。這裏那裏，在各個多采的季節，蜜蜂嗡嗡，蝴蝶蹁躚，蟋蟀搖着銀鈴，青蛙擊着戰鼓，寒蟬漫應着知了知了，螳螂揮舞着大刀到處狩獵，流螢提着小燈籠在黑暗裏探索，蝙蝠裹着神秘的衣衫巡邏高傲的太空。牠們好像都感到心中有無數的言語要傾訴，牠們的四肢有無窮的力量要發洩。牠們在神奇的生命的感召下，要將牠們的所有如數交給屬於牠們的時刻。這就是靈與肉互相結合的後果，是生命所激發出來的短暫的忙亂與顛狂。

這種忙亂與顛狂確是十分短暫的，因為肉體不為靈魂永遠佔有着，靈魂也不願意和肉體無止無終一直廝守着。在某些時候，靈魂會突然間不辭而別。靈魂是自由的，它像一個浪跡天涯的旅人，任何一間旅舍都是他的家。它輕如天風，往返去來，不留一絲形影。它是不可知的，不可見的，與肉體正完全相反。當它離去時，肉體便被遺棄下來。

它要怨嘆，但它再也張不開嘴巴；它要思想，但心靈的關鍵已經閉塞；它要伸出手去拉住靈魂的衣裾，但它的四肢的神經都不肯聽它使喚。這時候，如果它是人，它可能躺在打翻了一隻藥碗的病床上，可能跌落在流着鮮血的戰馬身旁，也可能填塞在張開飢餓的大口的溝壑中。然而，無論如何，它是醜陋的、笨重的、骯髒的，最後，沒有一點聲息。它無告地親着黃土，咬緊牙關，聽任腐爛菌執行它莊嚴而神聖的任務。——肉體畢竟不是永生的。

靈魂是永生的麼？也許是的，但絕對不是所有的靈魂都能永生。那麼，當肉體還沒有腐朽以前，又何妨讓我們作一番慎重的選擇與追求呢！

傑作

是昏黃的夜。

我躲開了一切可能有的喧囂，到屋角下看書。

我時時聽見蚯蚓長遠的啼聲，壁虎鏗鏘如金石的尖叫。我時時看見牆壁的隙縫中，探出來一雙兩雙金色的細絲，那是油蟲靈活的觸角。桌子上的甜漬裏，麻似的黑點在漂浮掙扎着，那是英勇的螞蟻殉難的屍身。我的面前擱着一盞罩着長玻璃筒的油燈，燈蕊散發着足以引來赴火的飛蛾的光。蚊子却成羣結隊密集在桌下，輕巧的長腿抵着我的皮膚，用針樣的嘴巴吸食我的鮮血。

我的書一頁一頁地翻了過去，不一會兒，當我凝神構思的時候，我忽然發現一樣有趣的東西，使我不禁啞然失笑了。你道是什麼？原來在油燈旁邊兩根用以支撐燈罩的鐵

線上，完完整整地套着一張網，蜘蛛的網，有一隻嬰兒的手掌那麼大。網的中央，有一隻灰色的昆蟲。牠也許正甜甜地睡着，做着珊瑚樣的好夢，也許正爲了做過的某一樁罪惡勾當，禱告懺悔。我起初不敢確定牠是一隻蜘蛛，因爲牠實在太纖小了，纖小得連我的肉眼也不能分辨出牠的形貌來；但由於牠居然敢傲然雄踞網羅的正中，使我不得不相信和承認牠是一隻蜘蛛。我曉得除了蜘蛛之外，別的昆蟲如果不是因爲失足，或者存心要自殺，是不會隨便闖進這個滅亡的陷阱中去的。牠實在是一隻蜘蛛呀，後來當我無意間吐了一口氣，毀壞了整個網的城池，使得牠倉皇辭廟的時候，牠的身上還拖着一條可見而不可卽的細絲呢！

且說這張網吧，它簡直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議的，美麗暫不去管它，細小暫不去管它，只是它實在精巧得驚人，它是那麼薄弱，那麼輕飄，它的花紋圖案是那麼有規則，那麼對稱，長的短的，橫的直的，都似會經過一番計劃與組織而成。但是這個計劃與組織者，這個集工程師和建築工人於一身者，不是別人，而是這一隻小得幾乎看不見的蜘蛛。

蛛，這不是太神奇了麼？我想：當造物者創造萬物的時候，是否曾爲這隻微小的蜘蛛下過一番安排的功夫呢？如果是，那他未免勞心太甚了！但是無論如何，牠總是造物者苦心經營的傑作，而這張網，又是這隻蜘蛛苦心經營的傑作，所以它便成了傑作的傑作了！

這只是一個隨手拈來的例子，以顯示造物者的鬼斧神工。其實世間能使我們拍案驚奇，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物真是多得不可計數；我們面對着這樣一個巧奪天工的璀璨的世界，除了連聲感嘆讚美之外，實在難於有所批評與解釋。如果我們能像搖籃裏的嬰孩，用端詳接近他的一抹鮮明的色彩的眼睛，來端詳萬物的時候，萬物是都會變得玲瓏可喜的，可惜我們往往自認知道得太多了，不願再加以留意，以至錯過許多研究探索的趣味，這是何等不幸啊！

我只願有一間小屋

我在大街上走，看見行人和車馬熙熙攘攘地來往着；我在戲院裏看電影，讓狡猾的演員們把淚滴和笑聲濺滿一臉。接着，夜來了，一天的時間就這麼悄悄地溜走。回到家裏，我又覺得這一天的時間過得沒意思，爲這一天寶貴的光陰惋惜。我私下告訴自己：我並不喜歡這種方式的遊戲呀，我所以這麼糟塌一大堆沒有重量的黃金，原是不不得已的：因爲我沒有一個理想的讀書的地方。

是的，我缺少一個理想的讀書的地方，如果我不自量一點的話，我可以這麼說：此刻的讀書環境實在太不如意了。在這兒，我鎮日裏呼吸着塵埃，嗅着腐壞的物體騰散開來的臭味，聽多病的孩子們震顫心魂的哭聲。於是，我夢想着有一間這樣的小屋：不管它是金銀鑄成的也好，石塊砌成的也好，木板或茅草編搭成的也好，它必須與喧囂的

大城市有一段遙遠的距離；因爲我不愛聽那刺耳的喇叭聲。在它的周圍，我要參天的高木像一片永不消散的素色的浮雲，把暴戾的驕陽擋拒在外面，只讓一線線如銀絲般的流光，溜過綠葉的間隙，而撲落到屋頂上來。這些樹木又該像一個有教養的端莊的貴婦，從不輕狂的言笑；她只有在風兒來訪的片刻，才吐氣如蘭地在他的耳邊絮語。她的聲音輕盈而清晰，但在措辭上往往企圖加以巧妙的隱匿。在她的懷抱中的小屋，小屋中的我，時時都覺四肢鬆爽，腦筋靈活，絲毫沒有倦意。小屋的某一個方向，我願有一片茫茫的大海。我偶爾愛看它無盡的多情的藍，看它奔湧時俊發的雄姿。我愛聽它夢中的呻吟，聽它豪興來時聲裂金石的一支壯歌。小屋的某個方面，我願有一座巍峨的高山，我偶爾愛看它無盡的矜持的綠，看它莊嚴敦厚的臉龐。我愛聽它的腹中白額虎的長嘯，聽它的臂上攀跳如飛的猿猴的哀啼。小屋旁邊有潺潺的流水，它是通過白石的溪澗，流向大海裏去的；有蛇行的小路，它是穿過叢林，升向高山上去的。於是，在白天，在這屬於小屋的光明小巧的世界裏，我可以讀書，我的聲音與窗外各種禽鳥的歌唱應和着。在

夜裏，一燈如豆，萬籟俱寂的時候，我可以讀書，我的聲音化成了牆腳下蟋蟀與他種昆蟲們盛大的交響曲中樂章的主調。

我只願有一間小屋，一間樹幹作棟，樹枝作樑，綠葉作牆作頂的小屋，讓我在裏面靜靜地沉思冥想，靜靜地讀我所喜歡的書。



新

我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對自己的語言的天賦有任何的自悲感，相反的，我敢說，當我想認真地遊說一番的時候，我的每一句話，將會令聽者正襟危坐，張大了眼睛，像深山中的牧童聆聽退休的水手描述他在大海裏的驚險的經歷一樣，有一股刺激性的快感。我的聲音雖不如琴瑟般鏗鏘，如流泉般輕快，却也清晰嘹亮而富於感情，能叫人聽了動心。但雖然如此，我還是不願意多說話，縱使我甚至曉得，只要我稍微一開口，對自己是絕對有利的。

我也不是一个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我沒有這種修養。所以當我默默無言的時候，無論誰都可以猜想到，我那時的心中是一定有些不快的。至於爲什麼不快，這也很難說；也許是由於自憐，也許是由於忌妬，也許是由於不滿足於某種事物或者某種希望的破

滅，也許是由於現在和過去的一切夢中惡魔偶然的邂逅，因衝突而迸發出一叢熾熱的毒燄，燒痛了我的靈魂的眼睛。總之，不快是常常和我有着很密切的聯繫的。而且，當這不快的程度漸漸加深，以至變成憂鬱，變成創傷的癥結的時候，我便要想盡千方百計來拯救自己了。

然而，我又不是一個易於自我解譬，善於自我安慰的人。我的過份的敏感叫我沒有信心用想像去灌注一缸鮮滑芳美的乳汁，然後裸身沐浴於其中；用想像去溶製一個弧形的鏡子，然後站在它的前面欣賞自己突然加胖了的軀體。我只曉得當我歡快時，我的歡快的滋味每次都是不同的；當我悲苦時，我的悲苦的滋味也每次都是不同的。於是，我從而去探求它們的所以不同的原因，終於，我發覺到，不論我歡快也好，悲苦也好，引起這些後果的因素固然不盡相同，而它們發生的地點與時間却莫不各各迥異。對了，所以我的歡快每一次都是新的，我的悲苦也每一次都是新的。其實，只要我活着，只要我的脈搏能够跳動，我的鼻孔能够呼吸，那屬於我而為我所左右駕御的一分一秒的時刻都

是新的。我在長滿綠草的地上走過，因而踐踏開了條條大路，那些路粗看起來也許略似，但它們產生的時間與地點却大不相同，是新的；我曾在夜裏遙瞻椰樹梢頭成串晶瑩欲滴的羣星，雖然它們每一次都珠光寶氣地輕笑着，閃耀着，但那觀賞它們的地上的我，却已變更了許多。我耳邊刮過一陣風，但絕不是先前那一陣，它是新的；我腳下伏着一塊甘馥的泥土，但絕不是先前那一塊，它是新的。新的事物實在太多了，它們團團住了我，遮蓋了我的視線，使我反而忽略了它們的存在。於是，我得出一個結論：低沉的生活氣層雖然常常使我窒息，把我壓迫得透不過氣來，但是生活本身並不會腐朽過，它無時無刻不在前進着。它永遠是新鮮的、陌生的、神奇的，因而也是可愛和可貴的，在這可愛和可貴的時間的激流中，歡快和悲苦又有什麼質方面的差別呢？

我這樣想着，而我每次都得到拯救。

寄 托

人實在是非常奇怪的動物；他有時候覺得造物者所賦予他的生命的旅程太短了，以爲含苞未放，却已預備凋零，於是怨艾慘怛，不可終日；有時候又覺得從日出到日落之間，爲他所擁有的這一段時刻太冗長了，於是輾轉反側，不曉得如何排遣。由於這，上帝便命令他虔誠的信徒們，在人間建造起一幢幢莊嚴宏偉的教堂，讓他多難的兒女們，到裏面去消磨他們一部份多餘的時間，讓他們祈禱膜拜，在膜拜裏洗脫那只有耶穌的聖血才能贖回的罪；讓他們高唱和平的頌歌，在歌聲震盪中祖開狹窄的胸懷。於是，縱使是消極的，他們也得到暫時心靈的寄托了。於是，上帝更多的教堂，又在大地上矗立起來了。

然而，上帝也有一些倔強和放蕩不羈的兒女們，他們偏偏不能滿足教堂裏一切美好

的夢境似的寧靜，而他們同時又是一些揮霍如土的光陰的消費者，於是，他們的苦惱便漸漸萌芽生根，而且茁壯起來了。

其實，任何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是不能不選擇一兩樁事物，以便終生去從事的。而這一兩樁事物，也許是他藉以建立起光華燦爛的前程的事業，也許是他所認為最可愛和最可貴，值得他竭力以赴的永久性的娛樂和遊戲。如果這兩位碰巧合為一體，那麼，它的功效就更加偉大了。有了這個，他便有了寄托，他便覺得生活有了不可言喻的意義，甚至如果他能忽然間增加了兩隻手，添多了一個廿四小時的時間，他將驚喜若狂，雀躍欲舞呢！那時候，假使作為一個畫家，他會對明天發生愛戀和信心，因為明天到來的時候，他又可以到陽光底下去描繪向日葵了；作為一個鋼琴家，他會對明天發生愛戀和信心，因為明天到來的時候，他又可以再度彈奏一闕月光曲了；作為一個詩人，他也會對明天發生愛戀和信心，因為明天到來的時候，他又可以面對着大自然盡情的抒寫，或者誦讀拜崙和雪萊，李白和杜甫，荷馬和但丁的詩篇了。但一切藝術的寶藏是無

窮無盡的，所以他們的熱烈的追求也一樣的無窮無盡。他們從這裏面獲得一切他們想要的，同時也把自己的一份加進裏面去。於是無形中，他們也發現了自己的重要性，於是他們整個的生命都有了寄托了。他們甚至於從攫取者變為賜予者。他們是他們，他們也是世界了。

朋友，你為什麼苦惱？你一定還沒有寄托吧？那麼，為什麼不去尋找呢？世間可以寄托的事物，本來很多呀！



回 顧

遊過了山之後，你問我說：「山中的情形怎樣？」我毫不加思索，便道：「高岫上白雲捲舒，構成了各種野獸的形狀，像要把落日吞下去似的。峭壁上古松盤桓，呈現出蟒蛇和蛟龍的兇相，像要把巨石扼碎了似的。夜雨飛濺在樹杪，是百重銀色的流泉，紅花綻裂在道上，是萬師助勢的奇兵。此外，黃鸝在柳蔭底啼叫着，白鷺在青天中翱翔着……」我見到什麼，就把什麼說了，一點一滴都不會忘記，都不曾遺漏，使你聽了，好像親身到過那兒一般。

遊過了水之後，你問我說：「水邊的情形怎樣？」我毫不加思索，便道：「麗人臨流擣滌衣裳，孩童結隊摸捉魚蟹。在水濁的地方，有人在那兒洗足；在水清的地方，有人在那兒洗纓。鵝鴨欣然地游蕩着，大概牠們覺着水暖，知道春已經開始；酒旗迎風飄

揚着，因為它們要把遊客，引進這水村中來。此外，有顛狂的柳絮，隨風而舞，有輕薄的桃花，逐水而流。……「我見到什麼，就把什麼說了，一點一滴都不曾忘記，不曾放過，使你聽了，好像親身到過那兒一般。」

在遊過了二十餘年的人生旅程之後，你對我說：「在這個漫長的旅程中，你所見到的東西，所聽到的東西，無疑的，一定比上面所說的，要多上億千萬倍。你就把沿途所見所聞的，約略說一些給我聽聽吧。」

我聽了，清了清喉嚨，醒了醒鼻子，預備大加細說一番。但是稍微想過一下之後，不覺心裏一怔，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因為就在我將要開口的一瞬間，我的心中、腦中、眼中、耳中、鼻中，竟是一片空白，毫無所覺，毫無所見，毫無所聞。沒有聲音，沒有顏色，也沒有香臭。只有一堆像被蒼蠅咬破了的死水中的泡沫，又像一池被微風震碎了的映着月光的銀波，看似豐富詭雜，多姿多采，但實際上却一無所有。於是，我不禁懷疑起來：「我已經走了二十餘年的路了麼？」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我確是二十世紀末葉一個輕如天風的遊客，我確是呼吸着有原子微塵的空氣長大的。二十餘年原是一段非常悠長的時間，爲什麼我會覺得全無可告的東西與事件呢？既無可告的東西與事件，爲什麼二十餘年這樣一段悠長的時間，居然會這麼無聲無息地滑過去呢？我的眼裏只感到撩亂，我的口中却沒有言辭了。

時間像流水，但何只流水那樣快？日月如穿梭，但何只穿梭那樣迅速？一個敏感的人，如果把一個鐘擺在面前，目不轉睛地看着指針，一分一秒，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移動，他也許會瘋狂起來呢！

時間雖然飛逝而去，無可挽回，但人是應該偶爾對過去回顧一下的，因爲這一來，一定不無所警惕，從而對有限的未來，火速迎頭趕上，像春江上的鴨子，爭隨潺潺流水，以趁這稍縱即逝的片刻，再親一親惱人的桃花一樣，却也不無裨益呀！

星夜的奇思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一舉頭，又是滿天璀璨琳瑯的明星。星天下，椰樹像一把把鵝毛扇子一樣高張着。那依偎着星空的幾棵，珍珠似的星子便僥倖地屬於它們，因為星子實在將它們點綴得非常好看。微風吹過時，它們一搖一擺的，像在向它們樸素而毫無光彩的同伴們炫耀。它們曉得只有這時候，才能顯得比別的椰樹高貴，等到明天太陽一出來，便盡是一個單純的綠色的海，彼此再也沒有絲毫差別了。

我默默凝視着它們，於是，我這樣告訴自己說：「我是很愛星星，很愛有星星的夜晚的。」

記得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的家裏睡。我們怕熱，把床鋪移到天台上去。那一夜，星星也非常多。當我們熄了燈，在黑暗裏注視它們時，它們便顯得更加明亮了。臨睡

前，我們有一席毫無主題的談話，作爲入夢的序幕。後來語窮了，眼前的景色，便成了最自然最方便的資料。我的朋友一向富於奇思妙想，而且想得很深沉。這時候，他忽然這樣說：「你曾經這麼想過嗎？這些星星，有的離地球很近，有的離地球很遠。那最遠一顆星的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空間呢？假如有，那麼，空間是永無止境的了。但是，空間怎麼可以永無止境呢？這不是太奇怪了嗎？反過來說，假如最遠一顆星的背後，沒有可以再伸延開去的空間，那麼，便是有一層東西在那兒阻隔着，而我們這個地球的外面，除了無數圓形的星星，應該還有一個圓形的外殼了。這外殼是什麼構成的？是比空氣更濃厚的氣體抑是比石頭還堅硬的固體？是氣體，那麼，這氣體有多厚？是固體，這固體又有多厚？這也不是太奇怪了嗎？……我常常這麼想，雖然結果總得不到答案，然而，每次這麼想時，都覺得蠻有趣味。而且，不知不覺地，竟把它當作一種莫大的享受。」

我只得承認我並不會這樣想過。其實，一個人的一生中，對於一些不可見的問題，

要好好地想過一次，固然常常做不到，就是對於自己的肉體所寄居的地球，或者日夜見面的天空，也每每一無所覺。鎮日裏渾渾噩噩，就這樣草草把流年送走了。偶爾有所醒覺時，無不感到毛髮悚然，驚怖不置呢。

聽了我的朋友那一番說話之後，我也常常愛沉思冥想了。當然，我所想的問題，多數是雜亂、荒唐而毫無依歸的，但是，只要我看看那星空，然後再看看自己，我總會有這樣的感覺：人生存在這麼神奇不可測而又偉大的天地間，實在太過渺小了。然而，我又這樣想：一個人如果能常常在寂寥的夜裏，面對着高遠的星空，在比較之下以反映出自身的渺小，却也不無好處，因為這一來，名利之心頓然消失，實可省却一番無謂的爭奪與無紛擾。

神思篇

文心雕龍神思篇：古人云：「神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

我坐在講堂裏的一把椅子上，我的歷史老師正張大了嘴巴，聚精會神地講述中國六朝的興亡。他的聲音是洪亮的，動作是戲劇化的，但仍然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我的眼睛瞪着寫滿白字的黑板，我的思潮與想像却早已飄遊到千萬里外的世界裏去了。我偶爾一轉頭，看見大門像一個闊大無比的鏡框，把講堂外面一張活的圖畫完全嵌合了進去：那是一角古色古香的圖書館，一列婀娜蒼翠的遠山，一片綠草如茵而擁着半個紅亭的花園。因為是晴天，所以長空白雲如織，大氣湛藍似海。在平坦的柏油小道上，幾個手裏攬着精裝的洋書的男女學生闊步地走着，穩重的步伐裏帶着年青人的活潑與輕快。我想到自己曾經是而現在依然是他們中的一個的時候，我的嘴角浮上一絲寬慰的笑意。我覺

得許多人往往只曉得到記憶的箱子裏去搜尋霓裳與羽衣，以圖在同味裏獲取片刻美夢的纏綿，却反把眼前的佳景輕輕放過了。其實，人如果能常常去領會自己，那麼，自己便常常像一尊塗上金液的菩薩，光彩四射；而生活的價值，也顯現無遺了。我知道無數人也明白這一點，只是當他們一想到衰老，想到死，想到有一天他們將會化作一撮泥土，而又被春燕啣作樑上的香巢時，悲哀便油然而生了。老實說，我也何嘗不有過這份灰色的感情？然而，我會這樣想，天真的這樣想：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把自己視作萬物之靈呢？當我們上面還有長生不老的神與天帝的時候，我們便將作爲一個處於兩極之間，進退維谷的煩惱的編造者了。我們由於預先給予人類自己過份的估價與自憐，於是，當我們一旦發覺我們的力量並不如理想中那麼驚人的時候，我們便要退而爲不能兌現的支票痛惜和怨嘆了。朋友們，我們是熱愛炎陽底下盛開着的鮮妍的花兒的，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當作它們中的一朵，在黃昏的霞光中凋謝，而不發出一聲嘆息？我們是熱愛枝頭嫩綠肥壯的新芽的，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當作他們中的一葉，在嚴

冬的風河裏墜落，而不惋惜流光的無常呢？我們把自己抬得太高，因而跌得更痛了。我們本是屬於至高無倫的造物主的，在他所創造的萬物中，人類只是與他物行平，而非獨佔呀！所謂靈與不靈的劃分，豈不是禍由自取麼？

我們原如一滴水，偶然在古老的石鐘乳上滑過；我們原如一粒沙，偶然被波浪帶進海灘上貝殼的瑰麗之都；只要我們及時發現自己，認識自己，那麼，這番短暫的旅行，也算不得白費了。



一片葉子

我在一冊厚厚的字典裏，夾着一片葉子。

我已經忘記什麼時候摘下它，但此刻它竟在無意間爲我所發現。我把要查的字丟在一旁，將葉子拿了出來，在手掌上把玩一番。

是一片枯葉嗎？不是。它仍然有着好看的綠色，好看的隱隱盤曲着的葉脈。它柔軟而且冰涼，油滑而且滋潤。就在它那海灣一樣曲折的邊圍上，看！一絲絲白色的細根伸了出來！其中有幾處却長長地萌起了一根根筆直的豆芽似的幼苗，幼苗的頂端又點綴着幾點黃色鮮嫩的小葉子……。

生命在溫暖的陽光裏生長，在遼闊的草原上長大，而生命竟也出現在這一冊厚厚的字典裏，在它緊緊的壓迫中伸張，在重重的黑暗裏呼吸！伸張到什麼地步？呼吸到什麼

時候？生命本身可曾想及？能否知道？如果不會，如果不能，那麼，生命豈不是一個諷刺，一場悲劇，一回危險萬分的賭注麼？

我曾在一個朋友的日記簿上題着這幾個字：「雖然花開滿樹，但結得成果實的，畢竟能有幾朵？」

是呀，結得成果實的並沒有幾朵。而且，誰將結果？誰將在一陣狂風暴雨過後，悄然墜落在地上，與黃葉同腐？——生命真是太偶然，太不可捉摸，太充滿勝利的僥倖與

失敗的冤枉！

然而，我又想：希望是否就是這樣一種生命的必然產物呢？假如是，那麼，我們不妨權且寄居在希望之中，一同渡過這開花結果的季節。——因為誰敢肯定我們絕對不是未來成熟的果實中的一顆呢？

舉個列子：要是此刻我忽然心血來潮，將我手中的葉子放在泥地上，再給蓋上一撮

肥土，那麼，這幾個小生命在冥冥之中，又怎麼意思得到？

迎春花

放假以來，除了讀書之外，便無所事事了。一日陽光熹微，好鳥鳴枝，得出門來，只見那片新刈的曠地上，居然綠星點點，無數叫不出名字來的閒花野草，又紛紛探出頭來，對另一個新的生命表示躍躍欲試了。於是一時靈機一動，想道：何不趁此閒功夫，種幾盆花兒？

一面想着，一面已動起手來。本來屋前有的是空地，這兒那兒，只要隨便弄幾下鋤頭，馬上就是一個大好花圃了。偏是家裏養着一羣雞，這些尖嘴長毛的傢伙，種子撒下時，牠們是不會放過的，就是放過了，以後冒出新芽來時，也遲早要遭殃的。我因為有這個先見之明，所以便找來了一大堆木條，圍起一個柵欄來，又拿了好些花盆，裝進些肥土，然後放進柵欄裏去。同時還恐怕防備有所未周，又加罩上一張鐵絲網。這一來，

既看得見裏頭的東西，也萬無一失。花了一整個早晨的時間，才算大功告成了。

接着就是下種了。我一共種了三樣花：玫瑰、菊花和鳳仙花。有的是拿枝椏插下去的，有的是把種子埋進薄泥層裏去的。插好埋好之後，就聽它去了。

從那天起，我便時時去施肥澆水。不到幾天時間，發芽的發芽，長葉的長葉了，倒也呈現出一片生機。

我雖然愛玫瑰的高貴，也愛菊花的持久不謝，但我對鳳仙花更有好感。我愛它那茁壯得快的特點，也愛它那盛開時花簇如雲的富艷。我覺得種花的樂趣，倒不在乎欣賞花本身，而是在於能夠觀察它不斷長大時的情形。只見它們時而甫露新芽，時而綠葉扶疏，時而含苞待放，時而花團錦簇，一日有一日的姿容，一天有一天的媚態，那種趣味才是十分濃厚的。我想，這大概就是有些人所以不肯花錢去買開透了的花的緣故吧。

換過日曆牌之後，便時時覺得春快要來了。春在哪裏呢？我不能到枝頭去找它，也不能到流水聲中去找它，更不能到冷暖無常的風陣裏去找它。但是近來雨下得真多，使

人不覺有些懶意了。而且夜來水塘裏的蛙聲也啼得很緊。——這莫非就是南國的春素樸端莊而又隱約的容貌麼？

雨下得多，花也受了摧毀了；玫瑰雖還壯健，鳳仙花雖還青蒼，但菊花的葉子却有好些已經轉黃了。家人看見這情形，都說：「新年就要到了呀，這幾盆花到那時候是不是都能開着，搬進屋裏去湊湊熱鬧呢？」

是的，像這樣的天氣，種花也真不容易。但是春就要來了，我將如何去歡迎它呢？我希望雨不再下，那麼，新年來時，花也一定開了，那時候，就讓這些由我親手栽植的花兒去迎接春天吧！

午 讀

玻璃窗外是火一般強烈的陽光，窗內的地氈上是黃金一般明朗的色彩。陽光把鐵欄杆的影子帶到色彩上來，構成了尖削而美好的圖案。不用說，這準是一個天氣炎熱的下午。

不只今天下午天氣熱，在最近這幾天以來，幾乎每天都是這樣。人們說，南洋的天氣不決定於它的溫度，而決定於它的雨量，實在是很可信的。因為自從雨季過後，天氣便開始轉熱了。

熱天裏，不單人覺得難受，連植物也遭了殃呢！大水溝附近那一排鳳凰木，也許反開得更盛，抬頭看時，那一簇簇的花團原就與火燄相似。但這我不管，我只覺得博物館前的那棵不知名的大樹，已經大大的改了樣子。每當我們到樹底馬來人的咖啡攤喝杯洋

茶的時候，再也不像過去那麼蔭涼。一陣風過，死葉便沙沙地落了一地，有的呈褐黃色，有的還留着綠色的殘痕。這樣下去，它不脫至剩下枯禿的枝樑才怪。

這當兒，圖書館裏會比別處好，頭上永遠不會停過的電風扇是多少可以緩和心中的煩悶的。況且這裏那裏，總不時地傳來麻雀悅耳的歌聲。牆壁上，零零落落地掛着幾張圖示：一張畫着一片只長着兩棵樹的原野，樣子有點荒涼，上面寫道：a book cures loneliness；一張畫着一個熟睡的少女，懷裏攬着一本書，飄飄然飛凌天界，上面寫道：books take you out of this world；一張畫着一個阿拉伯人模樣的天神，從一盞神燈裏跑了出來，上面寫道：a book is a magic carpet；一張只塗了紅紅的一團色彩，中間加上一個很大的問號，上面只寫了一個字：excitement。而最後這一張正好掛在我的面前。看着這張圖示，我不禁緊張了許多，雖然好幾次實在倦極了，想躺下來睡一個覺，但結果還是勉強提起神來，繼續地看書。看了幾頁之後，便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不但眼睛矇矓，呵欠也打個不停。於是我索性合上書來，用手指托着前額假

寢。

不到五分鐘，我便沉沉入夢了。

睡了多久？我一點也不曉得。但是過了一會兒，有人在我的臂膀上輕輕地按了一下，將我驚醒過來。睜開眼睛看時，却是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的馬來兄弟。只見他把手放在嘴角搖了一搖，走開了。

我定了定神，才會意了。原來那個人是這兒的工人。他是不許我在圖書館裏睡覺的，因為這樣會不大雅觀。看了四圍潛心閱讀的人們，又私忖着自己剛才的睡態，倒有點不好意思。於是微微一笑，伸了個懶腰，又急急地把書打開了。



本書作者已出版著作

1. 孩子底夢
2. 青春
3. 雲南園風景畫
4. 宋詞賞析